

地
火

胡祖富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火

胡祖富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火

胡祖富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人民出版社汉编部微机室排版

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分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插页 380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28-04323-5/I·1589 定价:18.00元

内容简介

当恒丰公司史兆新贪污十一万三千美元案被挖出之后，相涉该案的市委书记段天明、常务副市长伍夕松、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李光兴、省计经委主任郝兰欣、省外贸公司副总经理陈茂兴等腐败分子唯恐罪行败露，疯狂反扑。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展开反侦察，制造天鹅宾馆的谋杀林丽娜案，记录着这伙腐败分子罪行的笔记被人劫走。防护林中闪现出数只幽灵，参与侦破该案的侦察员遭到杀害，公安局局长被免职。在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中，以省公安厅大案科科长江奇、刑警支队侦察员张春山为代表的公安干警，在情与法的搏击、正义与邪恶的抗衡中，肩负神圣使命，同犯罪分子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将这伙投机钻营的腐败分子一网打尽。

故事情节波澜跌宕，险象环生，壮怀激烈，字里行间催人泪下，歌颂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公安干警、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精神风貌，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作者简介

胡祖富，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射洪县金华镇人，大专文化。他先后创作《凶计》、《人与兽》、《金奖与囚徒》、《重返滨江》等二十余部中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北京文学大观》、《东方剑》、《民主与法制》、《警苑》、《今日法坛》等大型刊物上发表，另有近百篇在《解放日报》、《法制时报》、《西安公安报》、《四川法制报》、《四川日报》登载。近年潜心长篇文学作品创作，著有《太阳下的阴影》、《铁血袍哥》、《迷梦》三部，其中首部反映旧中国袍哥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铁血袍哥》和展现近代中国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迷梦》，已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和一九九六年三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迄今在省以上刊物发表二百余万字作品，是四川省文坛影响颇深的高产作家之一，被誉为四川省公安战线“一条快枪”。

主要人物表

张春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察员，书中主人公

李光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后代理市公安局局长

林丽娜——原省话剧团女演员，省外贸公司副总经理陈茂兴

情妇

王 河——省监察厅副厅长

李海明——省公安厅副厅长

郝兰欣——省计经委主任

白梦云——省外贸公司副总经理陈茂兴之妻

汪怀成——天鹅宾馆总经理

江 奇——省公安厅大案科科长

叶 林——省委副书记

蓝 辛——省公安厅厅长

郭文鹏——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刘 义——市丝绸公司副总经理，后任淮山电站副总经理

艳 芳——红叶OK厅小姐

王 军——地痞、流氓

陈 菊——梧桐街居民，女

张大鹏——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肖志军——刑警支队技术员

上官云秀——省公安厅化验室主任，女

伍夕松——常务副市长

陈茂民——春宫酒楼老板

段天明——市委书记
魏 山——市公安局局长
赵洪波——市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文 可——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
梅 芳——张春山之妻
刘明英——干警家属
刘 娟——张大鹏之妻
杨和金——市第二监狱看守所所长
温 茹——市委秘书长, 女
南如辛——殡仪馆副馆长
“小蜻蜓”——南星酒楼小姐
芳 芳——伍夕松家的保姆
董书记——村支书

第 一 章

—

一道森白的闪电“唰”地一下撕裂夜的长空，紧接着闷雷在空中炸响，城内的电灯突然灭了。暴雨的长鞭“叭叭”地抽打着窗户的玻璃，室内一团漆黑。

“把蜡烛点燃！”市刑警支队政委下达着指令。坚守着电台的侦察员江丹“叭”地一声打燃打火机，室内即刻出现一团昏暗的光。江丹照着打火机，绕过横七竖八连接着案侦指挥部的通讯线，摸索着朝墙角走去。他摸到他那只随身携带的人造革统包，从里面拿出半截蜡烛，点燃，放在电台边的保温杯盖上。

昏暗的烛光照着这仅有二十平方米的屋子，支队政委李光兴的脸上笼罩着愁云。

“真见他妈的鬼！两支分队才拉出去，就下起雨来。老天爷偏偏要跟我们作对。”他撒亮打火机，把放在茶杯旁边的中华牌烟叼在嘴上点燃，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

室内的空气异常闷热，李光兴额头沁着汗珠，犀利的目光紧落在电台边的荧光屏上。

“谁去了北道口？”支队政委李光兴问。

“张春山、王福。”江丹答。

“麻柳坪呢？”李光兴又问。

“王中队长同刘坤去的。”江丹答。

“刘坤这个名字怎么没听说过？”李光兴问。

“他是分局刑警大队的，转业兵。据说这个人很能干。”江丹答。

李光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他从电台侧边抓过茶杯，呷了一口茶，旋紧杯盖又放回原处。

雨不停地下着，窗外的柳枝在风雨中摇曳，雷声似乎比先前小了些。

过了一会儿，电来了，雪亮的白炽灯把室内照得通亮。李光兴欠了欠身子，扭过头来向坐在他旁边监视着电台的江丹吩咐道：

“问一问北道口的情况，他们行进的方位？”

“好。”江丹扶了扶戴在头上的耳机，拨通了 051 的信号，呼叫道：

“051！051！02 呼叫，02 呼叫！”

电台的绿灯亮了，红灯不停地闪烁。在电流“沙沙沙”的声响之后，音频接收机里出现了沙哑的声音：

“我是 051，我是 051！”

“我是 02，我是 02，你们到了哪里？你们到了哪里？”

“我们已行进到距北道口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天气很不好，雷雨很大，道路泥泞，这段路很难走。”

李光兴抬腕看了看表，见已是深夜零时十五分了。

如果他们不能在凌晨两点以前赶到目的地，就会影响下一步方案的实施，于是他拿起话筒打算同编号为 051 的侦察员直接通话。

“把线接上。”李光兴紧盯着音频监视器对江丹说。

音频监视器的红灯一闪，绿灯亮了，指针即刻摆动跳跃。

“可以讲话了，李政委。”江丹熟练地接通了李光兴手中的话筒与 051 身上的微型对讲机。

李光兴手拿话筒，神态持重。他没有立即讲话，这是他讲话前要调整一下姿态的习惯。按他的话说，这叫语要惊人，不然，他的

威信又从何树起？

李光兴用舌头舔了舔嘴唇，音调平和且显得非常严肃地说道：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雷雨交加，这对我们今晚的行动极为不利，但是，从整个810案的全局考虑，你们必须在今夜凌晨两点前到达目的地！”

未等李光兴把话讲完，张春山急忙回答：

“报告02，我们一定按时到达目的地，但暴风雨太大了，我们的能见度只有十米！”突然监视器红色波光一闪，里面传出了“咔咔”的强烈电流声。

“下这样大的雨，今天晚上可能要涨洪水。”江丹从刚才张春山的报告推断，那儿已是暴雨滂沱了，如果再持续半个小时，平地就要起水！

“防汛指挥部没有通报这个情况？”李光兴问。

“没有！”江丹答。

李光兴和江丹都为当晚的险恶天气使他们行动受阻而焦急。两人一阵沉默。

江丹到北道口去过，他是参加侦破一起凶杀案而到那边去的。那儿属三省交界地，虽然地势平坦，但交通十分落后，全是土路，一旦下雨，路面就会翻浆，摩托车很难行进。而北道口西侧有几座小桥，桥面很低，如果壕内涨水，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张春山他们去北道口就相当困难了。江丹想到这儿，对政委李光兴说：

“看来今晚的天气对我们出师极为不利。”他是想建议李光兴改变一下行动的方案，或者把时间往后挪一挪。

未等江丹把话说完，李光兴扔掉手中的烟头，站起来，坚定地说：“不行！根据掌握的情报，他们必须在两点以前到达目的地，否则810案件就会出现僵局！”

领导的决心，谁敢动摇，江丹不再吱声。

在通往北道口的土路上，张春山浑身溅满了泥浆，帽沿上水流如注。他胯下的三轮摩托车低沉地轰鸣着，昏暗的车灯光穿过雨幕，落在道旁粗大的杨树上。雷声在天边滚动，四周一片漆黑。当张春山把摩托车停下，用对讲机向指挥部李光兴报告他们的能见度只有十米时，突然一声闷雷在头上炸响，接着对讲机只剩下“哗哗”的电流声。他急忙抬高嗓门呼叫，然而对方却没有回音。

“糟糕，雷电干扰太大，对讲机和指挥部通讯失灵！”张春山望着北道口方向，白黄的车灯光柱中，豆大的雨点似乎密不透风，当晚的行动太困难了。

“02有什么指令？他是否叫我们撤回？”坐在车斗的王福看着张春山问。

“叫我们在两点前赶到北道口！”张春山说。

王福抬腕抹了抹已经流水的袖口，手腕上夜光表的指针已指向零时二十五分。

“不要紧，离到达北道口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王福说。

“问题是这路太难走了，估计前面的桥已被洪水淹没。”张春山说。

“这儿距北道口还有多远？”王福问。

“估计还有二十五公里。”张春山答。

“幸好今晚的摩托车争气，路上还没有出毛病。”张春山说。他想既然支队政委要他们在两点前赶到北道口，那就只有驾着摩托车往前冲，赶在时间的前面。他从口袋里掏出装对讲机的防水塑料袋，把对讲机塞进去，扔给了坐在车斗的王福，一抹脸上的雨水，咬了咬牙，双手撑着车把，轰了轰油门，摩托车迅速启动。

“坐好！前面的路太烂。”张春山两眼直视前方，提醒着王福。摩托车吼叫着，艰难地向前冲去。

暴雨从天幕直泻下来，泥泞的路上溅起了朵朵水花。老天仍在发怒，电闪雷鸣和瓢泼般的大雨猛烈地袭击着这片土地，平地起水了！高压线被风刮断了！附近的农舍在风雨中飘摇，大地一片墨黑。摩托车在泥水中向北道口方向狂奔。

“这雨太大了，我的眼睛有些睁不开！”张春山两眼直视前方，他怕风雨中他的搭档王福听不见，于是大声嚷道。

“你说什么？”王福大声问。

“眼睛有些看不见！”李春山重复了一句。

“你开慢一点儿，车子颠簸得厉害！”王福两眼紧盯摩托车前方的路面，发现土路上的泥砂被雨水冲刷，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坑，他提醒着驾车的张春山。

张春山没有说话，全神贯注地驾着摩托车。道旁的柏杨在他面前一晃而过，沟内的洪水已漫到土路上，淹没了路基。连续二十来分钟的狂奔，幸好摩托车没有出现故障，他感到欣慰。

“这儿离北道口有多远？”张春山驾着车问。

“估计还有十五公里。”王福说。

“好吧，我俩力争提前半小时到达目的地。”说完，张春山加大了油门。

摩托车像一匹野马向前冲去。一会儿，摩托车转过土堡，沿土路绕了一个弯，前方便是一片偌大的防护林，显然，这段路沿江而上向前延伸。

突然前面土路上闪现着一高一矮的两只黑影，微弱的车灯光下，高个儿似乎穿着皮夹克，矮个儿披一件淡绿色塑料雨衣。

这两人是干什么的？王福心中纳闷。就在王福打算看清这两人的衣着，从而判定这两人在雨夜中究竟干什么时，这一高一矮的两人突然在土路上消失了。此时，张春山已经发现披绿色雨衣的矮个儿是一个女人，是她，他在瞬间从矮个儿走路的步态中做出判断的。这一男一女为何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出现在防护

林江边？是偷情幽会？为何在雨夜中；是路行？为何夜半三更……当他在刹那间注意观察那穿皮夹克的高个黑影时，那高个黑影在土路上突然消失。

“有情况！”当张春山向他的搭档叫出声来时，摩托车已冲到黑影消失的地方，嘎地一声停在路中。

张春山跳下摩托，掏出了手枪一步跨到路边，警惕的目光朝四周搜寻着。此时王福也已跳下车，站在路上朝四周张望。

“刚才你看到了吗？有两个人突然在路上不见了！”张春山提着手枪，看着黑咕隆咚的防护林对王福说。

“看到了，两个人影在这地方突然消失。”王福也掏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

摩托车的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车灯穿过雨幕照射着前边的土路，满是泥水的土路上，雨比先前小了些。

王福紧张起来，如果是他看花了眼，难道张春山也看花了眼？既然张春山和他都看到了，那么这情况和他们到北道口执行任务有关，于是他急忙从车斗的包内取出强光电筒，朝四周照射，希望能发现这两只黑影。

雪亮的光柱从土路上直射过来，在防护林中从左至右地搜寻着，突然一只黑影在光柱中一闪，瞬间又消失了。

“在那儿！”王福紧张地嚷道。

张春山急忙过来，他从王福手中拿过强光电筒往丛林深处射去，他和王福都发现了，那穿皮夹克的人和那矮个子黑影正没命地向江边跑去。

张春山提着枪对王福说：

“你在这儿守车，我去追！”

说完，张春山照着强光电筒，提着枪朝防护林中追去。

雨仍在不停地下着，丛林中一片泥泽，张春山奋力朝一高一矮的两个黑影追去。

“站住!”张春山一声大吼。

两个黑影停下了。穿皮夹克的高个子和那披绿色雨衣的人站着不动，却背对着他，不肯露出脸来。

张春山放慢了脚步，他手中的强光电筒直射着两个黑影的后背，他发现那高个子身穿皮夹克，满身泥浆，下身紧绷着健美裤，脚穿一双球鞋，这如此奇怪的装束，可以断定这高个子是一个不轨之徒。

“把身子转过来!”张春山提着枪威严地命令道。

两个黑影仍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张春山说的话。

张春山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这两个黑影，大约距黑影十步开外的地方，他停下脚步，大声命令道：

“把身子转过来，转过来!”

然而，这两个黑影依然站在那儿根本就不予理睬。

张春山仅看到两人的背影，而没有看到这两人的脸。两人都把手放在前边，也就根本无法判定这两人手中有没有武器。这样站在这两人身后无疑是危险的，一是靠得太近，二是没有遮掩。张春山急忙后退两步，见侧边有一棵粗大的白杨，于是他急忙闪到白杨树边，隐蔽着身子，左手支着强光电筒，右手提着枪，向面对着江边站着两个黑影喊话：

“我是警察，请接受我的盘查!”

张春山发出警告之后，对方没有回答，依然在那儿站着。

张春山心里急了，威严地命令道：“把身子转过来，立即把身子转过来，不然，我要开枪了!”

两个黑影依然在那儿站着。

显然，这两个黑影是在同他抗衡，不然，为什么对他的喊话不予理睬？于是他举起了枪，对着夜空“叭!”地一声朝天放了一枪。

然而，这枪声并未使这两个黑影所惊吓，仍站在那儿纹丝不

动。

于是张春山便按灭了强光电筒，提着枪，小心翼翼地从左侧摸索到两个黑影的前边，突然“唰”地一声掀亮强光电筒大吼一声：

“不准动！”

此时，张春山看见了，这两个一高一矮的黑影都低着头，满脸是血。他们的手僵硬地放在前边摊开着，根本就没有什么武器。

危险已经解除，于是张春山便用强光电筒照着这两人的脸。那披绿色雨披的人果然是个女的，她的蓬乱的长发搭拉下来，已遮住了她没有血色的脸。从她的衣着推断，估计这个女人是城里人。另一个身穿皮夹克的是一个男的，他着一条女人的健美裤，头发蓬松，满脸是血。

这两人怎么啦，受了伤居然站着，又为什么不说话？于是张春山走到那穿皮夹克的身边，那人身高约一米八，站在那儿纹丝不动。

“你怎么啦？嗯！”张春山问，那人不吱声。张春山用强光电筒推了推那人的身子。

突然，那人“咚”地一声倒在地上，张春山顿觉毛骨悚然，急忙闪身跳到侧边。电筒的强光即刻落在那人的身上。然而那人却纹丝不动，难道立在这儿的是一具尸体？

张春山感到懵然。他手中的强光电筒又移到女人的脸上。他发现，那女人瞪圆着两只眼睛，脸色呈万般痛苦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难道这儿又立着一具尸体？张春山注意观察着这女人的胸部，发现她的胸前的钮扣已被扯开，淡黄色的衬衣里裸露着乳房，未戴乳罩，胸部没有起伏。已经死了，为何站在那儿？

张春山手中的强光电筒的光落在那具男尸刚才倒下的地方，他发现那儿并没有什么支撑，他觉得奇怪。当他把目光落在那具男尸的脚边时，他发现了那男尸的裤脚边露着一根钢条。

原来竟是这样！张春山顿觉浑身血液沸腾，心在“怦怦”地跳。

当他注意观察这具女尸时，发现女人的下腹凸出着一个坚硬的东西。女人站着的地方有一根细钢条向上，估计穿透着女人的胸膛，模样十分可怕。

张春山猛然间打了个寒颤，随即浑身瑟瑟发抖。

无疑，这是桩特大凶杀案，而案件现场就在江边。从现场情况判定，凶犯至少是三人。可他刚才追踪的两个黑影怎么突然变成了两具尸体，而两只黑影的衣着特征竟同这两具尸体如出一辙？莫非真的有鬼，该不是他的幻觉？张春山一想到这儿，头上的毛发倒立，急忙用强光手电筒照着四周。防护林中一片漆黑，天上仍下着雨，奔腾的江水发出巨大的轰鸣……张春山虽然手中有枪，然而此时他感到孤单。这儿的情况异常复杂，必须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张春山提着枪向停着摩托车的地点奔去。

就在这时，土路上传来“叭叭”两声枪响。估计歹徒已窜上土路，王福正开枪向歹徒射击。张春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于是他加快了脚步，朝土路上飞奔。就在这时，土路上的摩托车发动了，估计歹徒沿土路逃跑，王福驾车朝歹徒追去。当张春山跑上土路时，摩托车已朝北道口方向开去了。

也许是由于情况紧急，王福已来不及等他。既然王福驾摩托车追歹徒去了，自然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歹徒跑不赢摩托车，就是王福没有抓住歹徒，也会很快把摩托车开回来，何况他俩当晚必须在两点以前赶到北道口。张春山站在停放摩托车的地方思忖着。

对讲机已交给王福，放在摩托车车斗里，这使张春山非常着急。没有对讲机，这突然变化了的情况既不能向指挥部报告，也不能与王福取得联系。他后悔当初不该图方便而将自己的对讲机交给王福，这一小小的失误竟误了大事！既然如此，也只好作罢，最多十分钟王福就会驾车转来，于是他警惕地蹲在地上，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雨比先前小了些，远处的村庄依然没有一丁点儿亮光，也没有狗的叫声。虽然防护林中有一特大凶杀案现场，但那儿也没有任何响动。“突突突”的摩托车声已经消失了，四周墨黑，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三

隐蔽在麻柳坪西侧岔路口树丛中的市刑警支队王中队长和他的搭档刘坤，密切注视着岔路口上的动静。这儿距北道口约十公里，是通往岭南市和林山县的交界地。据案侦指挥部的可靠情况报告，次日凌晨二时，有人将在这儿附近提取一重要情报。能否截获这一情报并抓住提取情报的人，关系到岭南天鹅宾馆林丽娜小姐被谋杀案能否得以破获的成败。据小道消息，此案牵涉一部分省级干部，因而从案子一发生，就引起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为防止发生意外，指挥中心对这起案件侦破的各个环节绝对保密，要求参加侦破这起案件的侦察员只对每一个行动按照要求具体实施，而不能了解全案。

当晚十时许，王中队长被传呼到案侦指挥部，支队政委李光兴在一间机要室召见他，要他当晚十一时同分局刑警大队一同志前往麻柳坪执行紧急任务，至于分局派谁去，李光兴不清楚，指挥长没有告诉他。当晚十一时，王中队长按照李光兴的布置，驾着摩托车在市银行大楼门口与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刘坤接上了头。刘坤上了王中队长的摩托车后，他才说出了当晚他俩执行这一紧急任务的具体内容，至于他受谁的指派，王中队长不清楚，他无须过问。

王中队长同刘坤一道驾着摩托车刚驶出市区时，天上就下了起了大雨，二人未戴雨具，全身被雨淋透，在闪电雷鸣中向麻柳坪飞奔，幸好这是一条柏油公路，尽管暴雨倾盆，终于在凌晨一点三十分赶到了麻柳坪。